



# “志为爱国志士”

——严修日记折射出的十年心史

陈鑫

## ● 人事代谢与时代反思

最堪思慕最堪伤,师恩最深友最良。  
筑室至今惭木赐,铭碑何日托中郎。  
秋阳江汉风千古,华屋山丘泪几行。

逝者全归复何恨,剩余百感对茫茫。

第二首诗字面上表达了严修对十年间亡故师友的深切怀念,实则也是对时代的反思。诗中注:“李文忠师、徐东海师、张丰润师、贵国樵师、陈君奉周、陶君仲铭、王君寅皆均殁于近十年”,列举了李鸿章、徐桐、张佩纶、贵恒等老师和陈璋、陶喆桂、王春瀛三位挚友。

李鸿章与严修的师生关系,是从前者作为直隶总督亲临天津问津书院听课学子开始,此后多有指点。当时张佩纶是书院山长,他对严修治学给予过指导。徐桐、贵恒是严修的座师,即科举考试中的主考官,有知遇之恩。严修感念师恩,但在大变革时代,他与老师们的思想并非完全一致,甚至在有的方面差异巨大。比如,严修尊重徐桐是理学名家,但老师极为厌恶维新。严修因为推动科举变革,在戊戌变法前夕被徐桐逐出师门,这也是他第一次归隐最重要的原因。严修尊师重道,但坚持己见。

诗中严修提到的三位友人,是新思想、新事业的先驱。陈璋对科学技术充满兴趣,还有着朴素的男女平等观念,严修在18岁时与他结识,深受其影响。陶喆桂重视经世致用之学,积极参与维新活动。王春瀛在天津兴办新学之初,是严修最为重要的帮手之一。从日记中看,庚子之变后,严修与王春瀛、林墨雪、张伯苓等终日讨论兴办学校,几无一日不通过。

古人说:“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复何恨。”人生怎样才能算无恨呢? 国势如此,上述师友的结局又该如何评价? 最惨的是徐桐,义和团起,他盲目地认为“中国自此强矣”,结果八国联军入城,他只得自杀,死后还因主战被追责论罪。李鸿章年近八旬奉命北上谈判,油尽灯枯而亡。张佩纶闻联军攻陷大沽,咳血许升,带病参与谈判,后病逝。陈璋、陶喆桂死于战乱病疫,王春瀛壮志未酬身先去。他们的死可以算是“无恨”吗? 严修此时尚身在局中,面对茫茫前途,怎能不百感交集?

## ● 渔竿初志与治病仁心

两度瀛山采药归,渔竿初志竟乖违。  
不断高位腾官谤,可有微长适事机?  
推鞍徒盼知已累,遑遽敢持病者稀?

百年分半匆匆去,羞向人前忆昨非。

严修的一生经历了出仕、归隐、再出仕、再归隐的历程。早在30多岁任翰林编修时,因与旧官场格格不入,就曾表达过在环游世界后回家隐居的“初志”。可是,当他真的出国考察后,反倒开启了出山从政的人生新阶段。

严修将自己1902年、1904年两次赴日本考察比作“瀛山采药”,因为他认为中国要摆脱困境,必须在文明交流中取长补短。回国后,他放弃了归隐的初衷,应袁世凯之请,出山主持将直隶教育事业部办成全国典范。清政府成立学部,他又担任侍郎,参与主持全国教育事业的顶层设计,作

者。有些“非遗”项目的实施让我们特别感动。比如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曲裾素纱襌(单)衣,衣长160厘米,通袖长195厘米,重量仅有48克,也就是说不足一市两,可这还不是这件衣服所用素纱的真正重量,因为领缘、前襟和袖缘是用平面绢所制。绢的紧密度很强,不像纱那样透明轻飘。那就可以认为,每平方厘米纱的重量是不能以整件衣服的面积去计算的。可是,我们的科技工作者不畏艰难,不停留在表面功夫,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打磨出各种可能的方案,培育出多个品种的几代家蚕成虫,一步步尝试,一点点突破,终于破解了古代匠人的织造秘密。2019年,湖南省博物馆联合南京云锦研究所,成功仿制出一件重量约49克的素纱单衣。这种基于科学技术突破性的“非遗”传承是有意义的,说明从一定高度和深度上探索出我们祖先发明的含金量极高的工艺技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具体到服装的“非遗”传承,我认为当前主要是织、绣和染三项工艺,从原料到手法都需要传承,特别是缂丝、蜡染、扎染等工艺的挽救和传承迫在眉睫。但服装的“非遗”又不同于民间乐曲、舞蹈乃至乐器和道具的手工艺传承。服装手工艺中的一部分实在是很难再现了,如补袜子,我们小时候家里都有一个针线筐罩,里面装着线轴、针、顶针或做衣服剩余的碎布头儿。如今这种类型的针线包可能家里还有,如钉个扣子会用上。可是谁还会去补袜子呢? 相对买一双的性价比来说,实在有些得不偿失。古时“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的情景还会存在吗? 如儿女要远行,母亲的惦念和情感寄托如何呈现? 恐怕也就限于做点家乡菜让孩子带上了罢。

根据服装“非遗”传承的种种实际情况,不必再追溯那“早到闺房做针线,画鸾描凤刺鸳鸯”(《女儿经》)的勤劳情趣,也不再有“红绡带,锦香囊。为表花前意,殷勤赠玉郎”(唐·孙光宪《忆方怨·红绡带》)的柔情蜜意。我们最需要做的,是抓紧学会有关服装制作的传统手工艺,原汁原味地保留并传承下去,同时取其中一部分投到文创中去“守正创新”,这样才能既真正做到“非遗”传承,又能迎合当代年轻人的爱好,以便保持服装传统手工艺的活力。

第五三四八期



出重大贡献。他在学部提出“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也正是念念不忘以教育治私、弱、虚等“中国之大病”。从日记中可以看出,严修深知政局的复杂,他担心自己在家乡的办学事业会因从政而受到影响,无法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尽管如此,他还是全身心投入到学部事务中。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严修在政坛上遭遇的挫折越来越多,对自己的选择也越发怀疑。日记内容与诗中所表达的矛盾心情相互印证,展现了严修在初志与现实之间的艰难抉择和内心的痛苦挣扎。

## ● 冒死谏言与无奈归隐

恶风卷海浪横流,泰越相携共一舟。  
何屑升沉谈荣辱,莫缘同异定恩仇。  
随波每怵庭趋训,补漏弥怀忝祖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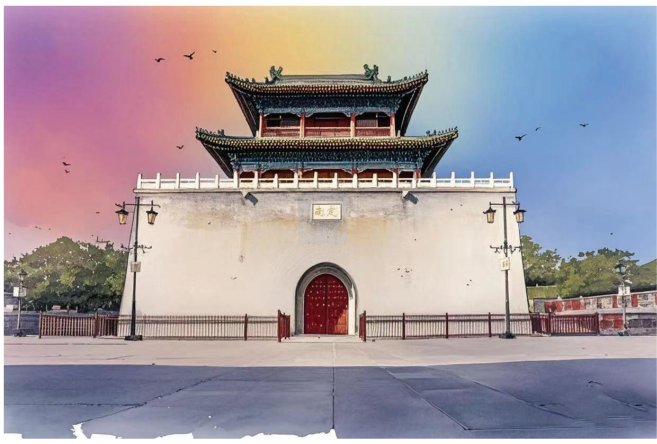
五夜扣心呼负负,君亲恩重几时酬。

严修之所以再次心生退意,是看到当时政坛上的混乱。光绪、慈禧死后,摄政王载沣掌权,打压异己,将袁世凯排挤回家。但出于对国家的责任,在无人敢言的情况下,严修冒死上奏折进谏,呼吁摄政王与各方同舟共济。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严修引用父亲、祖父的训诫作为掩饰,还特意加以注释说自己“忤薄”“可忧”(诗中注:“先本生王考珣时,余年十三,病中召余榻前,训之曰:‘若兄诚笃,吾无忧,若忤薄,可忧也。’”今三十八年矣,言犹在耳,每一追诵,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对严修了解不深的人往往觉得,他只是温良恭俭让的恂恂儒者,这并不错。但每遇大是大非的紧要关头,严修又总是勇于直言,绝不明哲保身。当年因上奏折建议改革科举被老师逐出师门,是如此;此时冒死得罪摄政王,也是如此;此后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又进京谏诤,更是如此。

诗的最后,严修写到自己忧心忡忡彻夜难眠,是写实。日记中可见不少记录,如“夜半醒,有所感触,辗转不成寐,不能退,不能遂,如之何? 如之何?”“四钟梦醒,枕上思学务要件……”严修关心的不是自己的“升沉”“宠辱”,而是国家的得失,这也与第一首诗中的“但祝神睡早醒”相呼应。实际上,《五十述怀》四首诗内容虽然各有侧重,但主题是统一的。所谓“不能退,不能遂”,正像范仲淹所说“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是严修十年中的心境写照。对家国安天下的使命担当与混乱政局中难有作为的不堪现状,造成了严修在出仕与归隐之间的纠结。

严修的正义之举并没有得到朝廷的认可,反而得罪了摄政王,被以莫名其妙的借口罚俸半年。当时的清廷与现代国家相差太远,在参加赴东陵为慈禧、光绪送葬时,严修听到大太监呵斥“官任何大,终是奴才”,深感厌恶,彻底失望。

最终,严修不再做无意义的挣扎,第二次归隐。但他并没有放弃救国之志,而是在家乡着手社会改良,继续锐意办学,推动市政、工商、卫生、慈善、赈灾等公共事业。正如1908年他创办的南开学校首届学生毕业时,严修在训词中说:“勿志为达官贵人,而志为爱国志士。”他说这不仅是对学子们的勉励,也是学校创办宗旨。实际上,这句话正视为严修本人的精神写照。



鼓楼古韵焕新彩(水彩画) 李欣 文并图

鼓楼见证天津从古至今的变迁,承载着厚重的城市文化记忆。这幅水彩画中,朱砂飞檐在水彩中融化成流动的琴键,斗拱间的彩绘在水墨晕染中泛起涟漪。鼓楼的剪影在靛蓝与鎏金的碰撞中苏醒,每一道木质肌理都浸透着津沽风情与城市人文底蕴。天空正以敦煌壁画的配色泼洒晚霞,风过时抖落一串鎏金音符,让鼓楼的飞檐斗拱在水彩笔触中泛起微光。古韵今风,鼓楼尽显独特意境和风采。

林希的中篇小说《小的儿》,以民国时期为背景,以主角宋燕芳的情感婚恋为叙事主线,多层次展示了新旧文化交替时期女性遭遇的婚恋问题,以及造成这种婚恋悲剧背后的社会文化机制。作家借观照包括宋燕芳在内的三个女性角色的命运起伏,谱写了一曲女性婚恋的时代悲歌。

《小的儿》讲述了旧时天津卫暴发户侯家的大少爷侯茹之与马官南、宋燕芳、王丝丝三个女性之间的情感纠葛。叙述人是侯茹之与马官南之子,借由一个孩子的视角,来呈现旧时大家族里女性的生存处境和情感困境。小说中宋燕芳所占篇幅最大,作者对其刻画力度也最深。

故事背景定格于清帝退位后的一段时间,此时的天津卫,社会、经济、文化等处于一种失序状态。马官南出身书香门第,与吃洋饭、没有根基、小门小户出身的侯茹之原本并非门当户对,但时代因素使然,侯家利用买办阶层的优势,得到名门望族马家的认可。马官南是一个典型的大家闺秀,贤妻良母,为了维护传统家族声誉和丈夫的名声,不惜牺牲自己的权益,总是为家族和丈夫收拾烂摊子,但最终落了个黯然离开侯家大院的命运。

“小的儿”三个字,是马官南对丈夫侧室宋燕芳的蔑称,后者戏唱得好,深得侯家老太太喜欢;宋燕芳因做了侯家大少爷的偏房,被侯家七

相声名家师胜杰的作品《学评戏》脍炙人口,他在其中学唱的《海棠红》“大大的风雪”一段儿,感情深沉,如泣如诉,深受观众好评,但他曾说:“我的《学评戏》,要跟姜宝林先生比,就等于不会!”当然,这是他客气与自谦,却也说明相声名家姜宝林在评剧方面造诣精深。的确,姜宝林与评剧艺术有着不解之缘。

姜宝林1927年出生于天津,5岁上私塾,后因家道中落辍学,入“稽古社”学京剧,10岁时拜河东地道外园子唱戏的评剧老艺人李小楼为师,改学评剧。有一次姜宝林去给师父买饭,被街边“画锅”撺掇地说相声的陈子泉吸引,迷上了相声,有机会就跑到陈的场子听相声。有一天姜宝林陪角儿唱《马寡妇开店》,他演店小二,当演到店小二给书生狄仁杰送灯一场时,他借机在台上背了一段儿偷学的“报菜名”,引来观众大笑并满场彩声。受欢迎是受欢迎,可是抢角儿的戏啊!下了台就被师父训斥一顿,后姜宝林索性改行,13岁正式拜陈子泉为师学了相声,经几十年苦心磨砺,终成一代相声大家。

虽离开评剧舞台,但姜宝林仍喜研习各流派评剧唱段,正基于此,他的《学评戏》《家庭会议》等有串唱评剧的相声作品,均惟妙惟肖,与众不同。上世纪90年代,评剧艺术受通俗歌曲、小品等新兴文艺的冲击,走入低谷,阔别舞台多年的评剧老艺术家筱筱亭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为振兴评剧艺术,特邀筱筱亭、花淑兰、李福安、李少岩、郑桂芳、马淑华、高金元等多位老中青评剧艺术家联袂登台献艺,于1993年11月18日至20日在八一礼堂连唱三天,流派纷呈、阵容强大,津门掀起评剧热。三天演出满坑满谷,观众反响强烈,意犹未尽,筱筱亭欣然决定让艺术家们休整一天,22日、23日再加演两场。让观众意想不到的,是相声名家姜宝林找到筱筱亭,表示自己不光要参加23日的演出,还要个人出资赞助这场有意义的活动,以尽对评剧艺术的微薄之力。

演出当日,姜宝林率先登台,他说,“我10岁在津学唱评剧,对评剧有很深的感情,改行说相声后,仍十分关心评剧艺术的发展。如今,我看到评剧演出景气,有很多感慨。评剧是咱们北方广大观众极为喜闻乐见的艺术品种,曾经红遍全国,红得山崩地裂,现在它受到了很大冲击,但这并不能说明它失去了观众,这次评剧名家荟萃演出出现这样的盛况,就足以证明它在广大群众中拥有的位置。我是一名相声演员,虽然目前相声艺术也不很景气,但日子还好过些,我个人出点钱资助评剧事业,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带动全社会都来关心我们民族艺术的发展”。筱筱亭、花淑兰、李福安、筱筱亭等老艺术家在侧幕内静静聆听姜宝林的演说,直听得眼含热泪。

倒数第三个节目,姜宝林再次登台,兴致勃勃地告诉观众传统评剧《蜜蜂记》是已故老艺人爱莲君的代表剧目,又叫《二美夺夫》,并介绍了这出戏的情节,说这出戏有个著名唱段儿,行话叫“夸相片”,他要为大家唱这段儿。这个唱段儿走“小八折”辙,且沿袭老评剧唱法,唱词中有很多“这个”“那个”垫字,很难唱,但姜宝林一开口,果然嘴皮子快、词儿流畅,唱得节奏俏丽,酣畅淋漓,极具“爱派”特色。他的唱前介绍及演唱,足见其评剧功底之深。唱罢评剧,他又为观众奉献了一段儿令人捧腹的相声《公交见闻》,将演出推向高潮。下一个节目,就是著名评剧老艺术家筱筱亭登场了,姜宝林表演完,并没有立即下台,而是热情地向观众推介这位评剧老前辈:“筱老师可是咱们评剧界首屈一指的大艺术家,我10岁在河东地道外太平戏院学评戏时,唱大轴儿的就是筱老师,那时她就是角儿!”姜宝林这段话饱含着对评剧老艺术家的尊敬和热爱,令观众动容。

题图:1993年11月23日,姜宝林(右)与筱筱亭合影(毛羽 摄影)

## 长寿是门综合艺术

武宝生

长寿,是人们渴望的事;健康,是人们追求的事。自古以来,健康长寿是智者终身探求的事。

鲁哀公问孔子:“智者寿乎? 仁者寿乎?”孔子对曰:“然! 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自取也。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逸劳过度者,疾共杀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欲无厌而求不止者,刑共杀之;以少犯众,以弱侮强,忿怒不类,动不量力者,兵共杀之。”意思是,没有合理的饮食起居生活习惯,过劳过逸,贪腐无度,盲目蛮干,都是短命的行为,皆不可长寿。

世人的长寿秘诀,大多各行其道,五花八门。但是,熟背长寿秘诀者,不一定能长寿;吃了保健品者,难保健康;会讲养生课者,不见得能长命百岁。

苏东坡很懂得养生,也明白长寿之道。他还总结了一套养生经验:无事以当贵,早寝以当富,安步

以当年,晚食以当肉。按说,苏东坡既是文学家,又是美食家,对健身养生很有研究,性格又豪放旷达,理应有长寿才是。可是,苏东坡的生活、生命质量并不高,寿命也不

长,只活了60多岁。纵观苏东坡的人生经历,可谓命运坎坷,多灾多难:官场失意,屡遭打击;生活窘迫,四处流放;环境恶劣,水土不服;发妻早逝,内心孤独。如此这般,苏东坡能活60多岁,也是一种造化。

由此可见,健康长寿涉及遗传、生活、饮食、心态、运动、静养、自然和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且,东南西北,冷热炎热,环境不一,无法统一;千人千面,各有不同。所以说,健康长寿没有统一的秘诀,是一门复杂而内容丰富的功课,也是一门综合艺术。智者,知知知身,知知知寿,知人知物,还得知天知地。想长寿要知长寿,长寿这门功课很厚重,活到老要学到老,更要做到老。

关于健康长寿之路,每个人需要根据各自的情况,认真地一步一步走下去,直至生命終了。有一条建议对健康长寿最有用,请不要在意老去的躯壳,要在乎年轻快乐的心情。

## 《林希自选集》新读(十二)

### 旧时女性婚恋悲歌

李小茜

叔等人唤作“姨太太”;因帮了四叔的忙,受家族重视后被称作“嫂子”;离开侯家大院,在外唱戏谋生时,被人称为“宋燕芳女士”、名角儿“小燕芳”“宋小姐”。她的多个称呼反映了时代变革中女性角色权力与文化传统的互动关系。

“小的儿”是女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妥协的产物,成为近代女性婚恋现象的一个历史注脚。作家将宋燕芳与官宦家庭女子马官南、新派舞女王丝丝进行对照,赋予这一女性角色以多重身份。传统中国社会受宗法制度影响,以父权为核心的富裕家庭通常妻妾成群,社会底层女性因生存需求,被迫或主动进入此类家庭,其女性人权基本是丧失的。宋燕芳身上有很明显的矛盾和冲突,一方面,她有八面玲珑的社交手段和丰富的社会阅历,以自己的生存智慧在侯家大院主动出击,“帮助”侯家人化解难题,凸显自己的存在感;另一方面,其骨子里依旧被女子从一而终

的传统礼教束缚,最后使用手段把侯茹之拉到自己的“阵营”里,“战胜”了马官南,后者带着孩子离开侯家。宋燕芳的“胜利”,从表面上看似宣告了传统家庭和旧式婚姻的落幕,但把侯茹之拉进皇宫饭店的她,又回到不侯家大院,两人的关系也模棱两可,她陷入了命运未知的处境……

林希把宋燕芳这个人物置于维新与守旧、礼教与自由、传统与现代等多种矛盾交织的时空下,表面上似乎是写了一个“妾”的悲惨故事,实际上是塑造了一个处于新旧之间,丰满、立体、矛盾的女性人物,并借“小的儿”的婚恋问题,揭示了人物背后的社会、文化、经济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了批判与反思。

(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撰写的系列文章“《林希自选集》新读”至此刊发完毕。从下期开始,陆续刊发该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员撰写的系列文章“津派文学与文化丛谈”。——编者)

## 华说华服

说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问题,离不开服饰上的手工艺。静下心来仔细思考,尤其是结合这数十年来服饰手工艺的传承与创新,还是发现多个值得细细探究的问题。

服饰手工艺如何传承? 时代发展了,女孩们还会从小接受“女红”教育吗? 说起中华民族传统,古代是“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的农耕社会生产秩序,这在班固《汉书》中有所记述。因而,与服饰相关的手工艺是女孩儿从一出生就接触到的。《诗经·小雅·斯干》里写道:“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襦,载弄之瓦。”这就是说,男的一生下来,给他玩相当于玉制“圭”的一半,即礼器“璋”;而女子一生下来,给她玩陶质的纺锤(纺轮),手工纺织织布的意识深深刻在血脉中。

《礼记·内则》中记载:“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

## “非遗”与服饰

华梅



婉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紃,学女事以共(供)衣服”,然后,“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这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而在一些民族地区,也是女孩儿从小就要做自己的嫁衣,出嫁时穿戴好展示给亲友,并与姐妹们比个高低。所谓高低,不正是手工艺水平吗? 如此看来,我们今天的“非遗”已没有这个基础。那么,怎么办呢? 趁着还有一些20世纪中叶出生的人掌握这些技艺,请他们开办培训班、举办“非遗”传承人评选等都是办法,但最利于推开的是“文创”。

“文创”已被提倡多年,虽说一部分积极意义是促消费,但更有价值的还是借此继承发扬中华传统技艺。问题又来了,“文创”讲究的是传播传统形象风格和中华文化元素,做得再好再精,也少有个人的“情之所寄”。而充满个人情思的手工艺品,哪怕是手绣的鞋垫,如今还会有女子送给情郎吗? 遍布绣坊的拼镶文市,还有长辈为儿孙做百家衣时的特定祝福吗?“文创”是艺术创作,但不同于艺术界人士创制一件作品去参展。“文创”更多是成批量生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创”产品基本属于商品,所以,尽管“文创”的个体创意或许有些差异,但并未融入太深的人文情感。

“非遗”还牵涉一部分内容是如何切实地挽救古老手工艺。这是目前来看最为急迫的,假如把这一代有传统技艺的人错过了,也许不久后,就连迄

## 姜宝林的评剧缘

刘万江

